淡江時報 第 631 期

**沈默的愛**

**瀛苑副刊**

我姓林，叫林熙愛，今年大二，目前一個人獨居淡水，是一個還沒談過戀愛的女子。

我不知道還應該再多添加些什麼？來補足我如此單薄的自我介紹。我該再多說一些什麼呢？尤其是在你的面前。我總是感覺自己透明的彷彿就要從世界蒸發，只剩下兩只窟窿，幽幽深深地望著你。

第一次見到你，是在社團的迎新上，我的自我介紹比現在更稀少--「大家好，我是林熙愛，今年大一。」說完，台下一片喧騰，叫囂著要再多說一點，結果我什麼也說不出來，倒是臉上被擠出了一片紅暈。

我站在台上僵持不下，你算是挺身相救，要大家別再為難我，我對你回報一笑，你俏皮的眨眨眼，惹來台下一片抗議。那時的我，想著，將來這個人在我的生命裡，究竟會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？會發生怎樣的故事？也許會，也許什麼事也不會發生。結果，沒料到，你竟然介在這兩個中間！

我現在只記得，那一刻的我，對未來彷彿充滿期待。後來我才知道，你介在中間的情形不只一種。

我一直是一個簡單的人，體重40公斤，身高154公分，我的情緒跟我的身體一樣，單薄。如果說要用兩個字形容完我整個人，我想，這兩個字真是再適合不過了。但是，一遇上你，我的人便不再單薄，思緒更是一股腦兒的龐雜，情緒的層次包羅萬象，一生裡該遇著的感受，都秘密地濃縮在這兩小方格子的注視裡了。

就這樣，我足足看了你一年。

我不能跟別人說，因為這個時代，暗戀已經過時，因此，對於你的感情，便落得更加鬱黯。

我現在坐在校門口前的咖啡廳裡，用冷掉的苦咖啡，等待。讓我感覺生命脈動的影像，透過我的視覺神經系統，刺激我的腦部神經，活絡我冰凍幾乎快長達3個月之久的情感。被冰封的河床，無法流動，唯有消融，才能掌握生命中的律動。

咖啡廳裡沒有多少人，因為今天剛放完暑假，許多人想必都還沒回來淡水吧！希望不要包括你，否則我的離鄉背井將顯得更加寂寥。不只我的身畔空蕩蕩，連想像也都空白的叫人心慌，而這，才是我真正避之唯恐不及的。

手機鈴聲響起，我知道那不可能是你，因為你根本不知道我的電話，我懊惱自己暑假去泛舟，將手機掉入水中。但我更懊惱，我沒有藉口將新手機號碼告訴你。所以，這一刻，我的心不起波浪，只因為打來的人絕不會是你。

唉……我多麼希望會是你！

「喂？熙子，星期天要去聯誼，妳可以來參加嗎？我們要去陽明山玩。」

「星期天？」

「妳要回高雄嗎？才剛開學，應該不會這麼快又想家了吧？如果沒有就一起來呀！假日一個人待在宿舍裡，會很無聊的。」

「可是我有很多事要處理，恐怕去不了。」事實上我一點事也沒有，如果將想他的事情扣除掉的話。

「什麼事？很重要嗎？非得這星期天處理？」

「對不起！我真的不行。」我的心裡還在冰河時期，怎麼可能會有出遊的心情？

「好吧！那今天晚上總沒事情吧？」

「嗯……今天晚上應該沒什麼事情。」

「那好，今天要跟&#215;&#215;系聯誼吃飯，妳會來吧？」

「我……」正想拒絕。

「就說定了，今天晚上六點圖側見。」

直到對方掛上電話，我的眼神還在半空中發愣--因為你出現了！就在咖啡廳門口！

暑假，沒叫你改變多少，除了頭髮長了，染了一點點的暗褐色，從不上髮膠的你，頭髮竟開始一小撮一小撮地豎了起來。幸好，你的笑容依舊。

我緊盯著你的眼睛，你的一顰一笑，喔！天哪！我想我是愛上了你的左側臉了。就在我出神的當口，你的臉轉過來，直挺挺地逼向我的方向。我屏住呼吸，目不轉睛地望著你。

你走過來了，用意氣風發的步伐筆直的朝我眼前移動，我緊張的不能自已，手腳與大腦脫節，腦子一片發白，什麼也裝不下。

我應該微笑，從容不迫，舉止雖搆不上優雅，但至少要自然，你知道我竟然幹了什麼好事？

我竟然把桌上的咖啡，往自己的身上淋去。這下子可精采了，我人生裡最糟的一幕就要上演，為什麼我今天要穿白裙呢？一塊咖啡色的污漬，顯得那麼觸目驚心！而且越來越向外擴張。唉……為什麼我今天不喝白開水就好？

我還坐在原位唉聲歎氣。你卻早已停下步伐，佇立在落地窗外，對著我笑。我低下頭，希望自己就此消失。這樣的情境下，不適合我們。

大概是上天聽到我的祈禱，你並沒有駐足很久，因為一個看起來像是你同學的人將你拉走，看他說話的樣子，我猜測著你們等會兒要去打籃球。

我想你一定覺得十分困惑，但是請你原諒我。畢竟這是我的初戀，我只是非常單純的希望它純真無瑕。

從那一次以後，我變得更加謹慎，不敢明目張膽的瞧著你，因為我害怕。

我總是一個人偷偷地藏身在暗處，躲在許許多多模糊的屏障後面，不管是人或是事情，我小心翼翼地避著和你有關的任何事，但又矛盾的希望與你巧遇。我始終徘迴在要與不要的路口，看著天空便會想起你，教授上課，我望著他竟然也可以想到你？

我發覺我已擁有太多的你！幾乎就快要超出我的飽和狀態。我的世界就要因為填塞了太多的你，而顯得岌岌可危，似乎只差一根羽毛的重量，它便要整個崩盤解體。

已經太多，快叫人窒息，是時候了，我應該對自己下個決定，不可再遊盪在天秤的兩端，弄得我自己既累又傻。

於是，我在一個漆黑的深夜，終於誕生了我對你的決定。（幸好，這還是屬於我一個人的事，所以我可以恣意決定。而你，因為尚未知情了解，就沒有參與的權利。這是現在社會流行的法則。）

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個夢。

夢裡，4年時光匆匆而過，在這些流光裡頭，我眼中的焦點是你，而你卻永遠不會知道，因為我已決定，這是屬於我一個人的小秘密。我不會告知你，也不會向任何人提起，或是向任何人傾吐分享這一份悸動，我要完全地保留住它，以防止任何人的破壞，即使是你，也決不允許。

後來我才更明白，你原來不是個過客，你不會成為過去，也不會帶著我奔向未來。透過你，我創造了它，而它，永遠卡在過去與未來的隙縫之中，只活在當下。因為沒有你的參與，它空靈，它沒有血肉。幸而有我，我有波濤的情緒與想像將它豐沛，我不用像一般人，對過去加油添醋的重新建構記憶，因為我擁有愛情最純真的原型，足夠我用一生，去構築成一幅美麗的圖畫。

而這一幅畫，只有我知道，也只有我懂。

